

神可透山入淵其氣可充天滿地其義可處瑣尾而不挫此
特不失其先天之元神元氣耳真人以此道教人而神愈王
楚王與凡君坐楚人謂凡有三亡徵凡君曰凡之亡也有不
與之俱亡者不足以喪存楚之存也而有不存者不足以並
存由是觀之凡之亡中有存而楚之存中有亡則謂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亦宜明乎凡楚之存小則齊得喪大則
亡死生視隱支體如委蛇也非自擊而道存者安可與語此
理哉

道藏輯要

商
程疏三

聖
牛集十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通篇以無知無爲無修爲主其斷言語絕名相釋氏謂經多宗此意

知知與無爲謂狂屈皆假設之名也北遊於玄水乃產藥之川源即黃帝所遊赤水之北是也之上登隱笄音粉之邱而適迺無爲謂焉形容直走崛悟之旨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也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此不答正所謂不言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遠矣知不得問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音缺之上而嗜狂屈焉猶是知以之言也言也是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昔予知之將語若也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雖未答而答念未忘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道藏輯要

商
程疏三

聖
牛集十二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道之爲物固有名向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如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汝知之彼指無爲謂與彼屈不知也指有不知也答之其孰是邪三入者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達摩所來不立故文字直指人心見狂屈似之以其有答之心我黃帝與汝指性成佛卽是此意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爲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背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德則無爲而仁猶可爲也義則分別可也禮則好雄儕之以文奸所謂亂之始也在我何從至也

日捐捐之又捐之以至於無爲

捐者削而去之其知後捐其不知以至於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道而將至者此眾人之所同論也

衆人之所能知能

彼至則

不論

則不至

大凡可以言論者道之物也不可以言論者道

有儀範則影

而道不必

至之

乃至也故道之所至則不落言詮而不論幾

智而道則

一故無能

辨不若默

於高遠故莊子因共

問而以愚下者答之

夫得

方為

探造自得之境

東郭子

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夫道無不在問

道者每每求之

而後可

指定所在

而名之

莊子曰

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屎溺未所出穴知陰陽也

而種

也如五穀之不可有弗穀則知大道之

盛從窖頭坛中來已經水火煅燒過體質

千年不改而學道

者亦當水火所

得力處屎溺

亦當其火在任督二脈中脚上遇天谷下建禹

南華真經

道藏輯要

程疏三

泉真陽初生之時一撞

三燭直透頂門非拘畜禁門之力與

官名獲

之間於監市

市轄今

履希音

猶大不也以足蹙其

相離豈有逃事物而謂之道乎至道者是大言亦然周徧咸

每下愈况

厥愈明也

汝惟莫必無乎逃物

期必也謂不必指

每下愈况

厥愈明也

汝惟莫必無乎逃物</p

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
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

無爲以不知答泰清之間是矣既問無爲問非所謂也爲失問無爲舉道之數以爲知道不知舉者皆假名凡可

泰清以之言

猶是言也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而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道原不可以強而名不知是得道而忘于道亦忘于知故曰深知之是見

乎造而未亂忘也故曰沒弗知是弗知道之亂殊也故曰外矣於是秦清也故曰內矣知之不過知道之亂殊也故曰外矣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故涉此三者皆非知形形者之不形乎者竟無物也道不開自得正開道不開

卷九

上卷

問之而答我已離道波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之問者所謂亦非道矣

者太極也。內不知乎太初。則未有也。無極而生，無往而不。

處又包天地之外，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博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昌吉甫曰：光曜者，秦字，發光而能照，無行則無

照矣此光耀所以不知其爲有爲無間之而不得間也自然視聽搏之所不至此所以爲無有也惟其有無所以爲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光曜不能無無也是以未能無有也及我爲大馬馬也之捶
無之所以矣何從至于窅然空然之境乎

音鑑鉤劍

與余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
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用者乎
物孰不資焉陸西星曰太司馬之局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
攀毫毛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
察用志不分假不用者以爲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
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苟事萬物莫不資
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如古之猶今則可以已有天地之後而推未有天地之先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聞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曰吾昭然
若有所謂也夫子曰昭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道藏轉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求始虛心以問虛則神生先能
顧會深了見解已不神矣且又

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冉求所問而欲知者未有天地之前
問先天也不知有古今有終始有子孫皆先天也冉求不解而未對仲尼自己矣未應矣猶云不必言說而
故冉求不解而未對仲尼自己矣未應矣猶云不必言說而
追存矣無也未有天地乃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止惟一
無此一無也即太易者未見氣也既無氣安有古今始終又
安有子孫反至無名爲天地之始乃有古今始終有名爲
萬物母乃有子孫人必參得後天更乃可與諸先天矣

陸西星曰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爲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
時冉求以是爲問蓋有難于言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今日
之今卽往日之古未有古今而無古者有天地卽今也未有
天地卽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矣而冉求未喻初問
發有些領悟爲虛明之字後生疑見如虛中起雲此箇不神
最易邊障本體而又爲求之則障中起障故夫子于古今始
終子孫而歸之無則遮障盡敵矣

不以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有待邪

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本無生也因死而生生各有
然一體皆不相待也一體猶一本也一理也造化之自
也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
有物也凡此生死變化皆屬後天復提起話間有先天地生之
物而後能物物也此物物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便

是有所不得爲在天地之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蒙人也先矣所以猶涉于物也

之中添了愛緣古今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于仲尼曰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顏淵問乎仲尼曰

游則有將迎則無心矣敢問

也而後外可輕。富貴齊死生外化也。今之人內無真宰爲人欲所化外爲占染所定而不能一貫無忘生死外不化也。

程頤三
卷之三

有等生死忘窮通之人此與物俱化者也而外或有所不化吾以一而不一不化者亦化夫一者何物卽金丹也大道

故無化無不化其體至中不與世而相摩者此物其形而至微不與人而競多者亦此物乃物物而不物于物者也

圓宮室道益衰而遊之

者益少其居益湫矣至於儒墨之師皆不能盡內不化之道故有是非之事也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聖人善處萬物

與之相忘于是非同異之辨猶天之藏垢納污老氏之和光
同塵也此之謂不傷物小則愛人人愛敵人敵大則過化
存神而物焉能傷之與人相將迎非有將迎也乃人將而我
不隨其將人迎而不我隨其迎所謂人將亦將人迎亦迎而
我無將山林與余壤與音使我欣欣然而樂與音樂未畢
也

爲器之後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惟大人與天爲徒無生無死若凡人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聽其氣之聚散以生死特與人爲徒耳豈惟人爲然萬物之出機入機亦與之爲一也生則神奇死則臭腐俄而今者之臭腐化爲來者之神奇俄而來者之神奇復化爲後日之臭腐物異而氣不異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凡人得此一氣聽其自聚自散故有生死聖人得此一氣聚之而不使散故貴一耳非黃帝不能達不知者之合道忘言者之近道而有問有答者之雖道故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忘美四時忘功萬物忘成聖人通天地四時萬物於一身無爲也無作也而實無不爲也無不作也天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十一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十二

卷十三

汝有安得有夫道獨不知有身則有生有生則有性命有性命則有子孫天地大父母也身非汝有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乃二五之精妙合成和而後有此生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乃造化以理着之爲性以氣凝之爲命兩相附而後成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乃薪火之傳不知其盡是天地之委蛻也卽人之行止飲食亦天地之彌陽運動人不得而有之安得有夫道耶孔子問道於老聃老聃曰汝齋戒非祭祀之齋乃心齋也先須疏渝而心不留一物也澡雪而精神不染一塵也捨擊而知不着一識也方可與言其崖略夫道徹隱微顯昭顯也冥道藏輯要

冥隱也天下未有顯而不根於隱者道徹內微外有倫外也無形內也天下未有外而不從內出者充滿宇宙悉精神也精神藏則無形無象而道爲大始精神露則有名有物而形爲精子九陽數也真陽起于地故有九竅者胎生而地走八陰數也真陰降于天故有八竅者卵生而天飛此道往來形迹出入無門戶四通八達而不止息至人得之形王而神靈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造化得之天地常高廣日月萬物常行昌故與其用知慧而爲聖人之所斷母甯黜知慧而爲聖人之所保也其廓無涯其運無端萬物資始資生焉而不窮安能與日並新與月同晦無心而行天行也而不可以人謀參之彼何人者耶舜問乎丞曰可得而有乎丞曰汝身非

惟反於宗乃可以齊天壽一聖狂迺之而不違者不如過之而不守有心於謫停之德不如無心偶應之道此帝王之別也人生天地間光陰如白駒之過隙俄而舉于機俄而入于機俄而死者生俄而生者死物方哀其化吾謂天爲之解其噐人方悲其死吾謂天爲之墮其寰魄既往而身亦同歸孰知有身形也有不形之形與身俱來不與身俱去學可得而務論不可得而至故以目遇不以口說以耳聞不如以心聞聞無所間而得無所得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必欲問道之所在則蟠蟻道也知陰陽也梯稈道也不以僞亂真也瓦甓道也從水火煅煉來也屎澗道也從此廢可化爲神奇也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卷一

牛集十二

雖不着物亦不離物第求道於有不若求道於無故相與於無爲者淡且靜也凜且清也調且閒也往來無迹始終無端道其物物乎物有際也而道無際際以有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而不際之際則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而老龍吉之死以無言傳無言之教也神農得之矣弇聃弔之曰道無形聲視之聽之非道也謂之冥冥亦非道也以道不啻無而貴無無也然則無窮之不知合無言之教而無爲欲知道以數於貴賤約散之間是乎非乎無始苗而不發故爲深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何也知之僅得其象

故爲外弗知獨含其神故爲內然則道豈惟不可聞見亦不可言故強問道者不過窮于外而強應之者則窮于內矣故惟見微宇宙者然後能神遊乎太初下視崑崙與太虛爲體我且包乎天地之外矣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無乎光曜視之無可視聽之無可聽搏之無可搏曰夫子其至矣乎我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及爲無所有何從而至自然空然之境哉吾觀大司馬之捶鈞者且以有用而假不用之神況乎無不用者未有無所假而能資萬物者也冉求欲求知於甯知未有天地無古今又安有終始無祖父又安有子孫總道藏輯要

程疏三

之皆無也知無則知有矣無能生有天地間本無死也因生而死本無生也因死而生知死生之無待則知死生之之體矣有先天地生之物物而後有後天地生之物物之相物也無已而聖人教之以人倫其添愛緣也亦無已顏回欲以無將無迎而遊於無心之天仲尼曰古之人知外與時俱新無不變也無不化也而內有不變不化之持操今之人中移于弱通內化也而外非逃貧賤則趨富貴矣外不化也故必以我之與物俱化者而後可一其所不化化不知也不化亦不知也吾無委靡而退亦不求多而進此之謂遊於無將無迎之天稀章氏至黃帝固改而爲圃矣有虞氏至湯武宮改而

爲室矣道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君子之與儒墨合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况於今之人乎有是非則有相傷惟聖人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人將亦將人迎亦迎所謂不墮其將迎而我無將迎也吾獨嗟世人以身爲萬物之逆旅山林皋壤能使之欣然樂而外感亦能使之悲哀樂之來不能禦去弗能止知有其遇而不知有不遇知有知能而不知有無知無能此人生之所不免也而欲免以爲能遊能禦豈不悲哉故至言無言至爲無爲大知無知不能毒其所不知而欲以小知齊大知大失無爲謂不答知問之意矣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夫道不外多，多則雜。故名曰雜篇。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次言至人內境，外物之兩忘，如冰斯而凍釋，能知未始有物。斯爲知之至而移之不足言矣。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爲天人。怒出於不怒，爲出於無爲，而後爲聖人之道。可見老聃之役，執弟子肩，偏得者聃之道以北居焉。

道藏

程疏三

三

卷二

通志稿

程疏三

卷之三

卷之二

以爲君也。月終三日，不旦而夕，釋然不樂也。弟子望之，也。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楚之所以不豫，楚之所以不豫者，以天道自然，各以其時，無往而不順也。任也。夫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不居。其功不過行其大道之所當行而已矣。吾聞至人體物，與道爲一。而百姓昌王，不相害也。聖人通人情，虛無爲

百姓任天而行不知所往乃所以爲道也今以畏懼之細民而竊矯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耶育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祖

字曰自非生來令長輩之民都與凡禮社稷曲直之義矣有以自見而愧于至人多矣老聃之道絕在東知而不尚賢我安能釋然于其言弟子曰不然夫尋人常得之清巨魚無所遺其餘於其子而鯤鯢秋爲之制步尺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隨其軀而